

{ PEN }

那年夏天，在小区里是有一个“间谍”，
那不是基思的母亲——是我



一桩间谍案

SPIES

Michael Frayn
迈克尔·弗莱恩 著

陆贇 译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桩间谍案

SPIES

Michael Frayn
迈克尔·弗莱恩 著
陆贇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桩间谍案 / (英) 弗莱恩 (Fraysn, M.) 著; 陆贇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6 (open 经典)

书名原文: Spies

ISBN 978-7-5404-6651-0

I. ①—… II. ①弗… ②陆…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1323 号

SPIES: A NOVEL by MICHAEL FRAYN

Copyright: © 2002 by Michael Fray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一桩间谍案

著 者: 迈克尔·弗莱恩

译 者: 陆 贇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徐小芳

责任校对: 向朝晖

内文版式: 刘晓霞 杨进宝 刘 芳

封面设计: 琥珀设计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65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6651-0

定 价: 26.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PEN }

那年夏天，在小区里是有一个“间谍”，
那不是基思的母亲——是我

A photograph of two young boys with brown hair peering over a large, golden sand dune. They are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curious expressions.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out-of-focus green, suggesting an outdoor setting.

一桩间谍案

SPIES

Michael Frayn
迈克尔·弗莱恩 著

陆贇 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的妈妈是德国间谍。”

朋友基思的这句话，彻底改变了一切。从此，我（斯蒂芬）和他一起，在那条战争年代也宁静得有些乏味的小巷里，展开了一场刺激而曲折的间谍追踪游戏。我们找寻一切机会监视和跟踪基思妈妈，跟着她上超市，还在她的日记里发现了神秘的X符号……终于，在那个阴暗的地洞里，我发现了神秘的流浪汉——他能叫出我的名字，甚至镇上许多人的名字，他是谁？

五十多年后，年老的斯蒂芬再次回到这条弥漫着灌木香气的小巷，童年游戏的答案慢慢露出残酷的真相。

“萧伯纳做不到，亨利·詹姆斯做不到，但是迈克尔·弗莱恩做到了：小说和剧本同样成功……”

——美国著名小说家诗人，约翰·厄普代克

“这是一部会流传一百年的小说，人们会读它一百年。”

——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克莱尔·托马林

“《一桩间谍案》讲述了一个失去了控制的故事，而作者却老道地控制着故事的讲述……既有高于同情心的滑稽可笑，又有令人心碎的伤感。”

——《星期日报》

“这是一部表达爱的、细节优美的小说。对一个经常感觉到孤独、恐惧和无助的孩子抱有强烈的同情心，而我们又是多么容易和多么急切地忘掉这些感觉。这是有关记忆和想象的小说……”

——《卫报》

上架建议：成长小说/外国小说

ISBN 978-7-5404-6651-0



9 787540 466510 >

定价：26.00元

一桩间谍案

SPIES

Michael Frayn
迈克尔·弗莱恩 著

陆贇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它又来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传来那种令人尴尬的、熟悉的甜蜜气息。正当我缓步走在寂静的街头，走过那些秩序井然的花园时，我在温暖的夜空中闻到了那股味道。在那一瞬间，我又回到了孩童时代，那时的一切都浮现在我眼前——那些令人惊恐的、一知半解的人生憧憬。

它一定是来自某个花园。是哪一个？我没法追踪它。那是什么味道？它不像是酸橙花，不是那种令人心碎的淡淡清香，我们的城市就以那种幽香而闻名；它也不像是忍冬，不是那种平和的夏日里的舒畅气息。它的味道很刺鼻，很低劣。很难闻。它唤起某种性冲动。和之前一样，它让我觉得难受。我感到……什么？烦躁不安。我渴望越过街道末端的树林，远离这里，远离。与此同时，我又思念着此刻我所在的地方。这可能吗？我有种感觉，某件事，某个地方，被抛在身后，悬而未决；四周的空气中，有某个秘密等着我去发现。

随着夏夜微风的撩动，又传来一阵气息，我知道我要寻找的地方是我的童年。或许，我所思念的家园依旧在那里。每当那股芬芳刺鼻的味道飘来的时候，我不禁注意到，总会有廉价的航班飞往那片既远又近的土地。我两次拿起电话打算订票，又两次放下电话。你不能回

去，每个人都知道……所以，我永远都不会去？那就是我的决定？我正在日渐老去……谁知道呢——今年也许就是我最后的机会……

但夏夜里那股难闻的、令人躁动不安的味道，究竟是什么？但愿我能知道那种神奇的花叫什么，那样或许我就能找出它的力量源泉。我女儿和她的两个孩子结束了每周的例行探访，我陪着她们走向她的车子，这时我突然闻到了那股味道。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熟悉植物和园艺。“你能闻到吗？那边……现在……那是什么味道？”

她嗅了嗅。“那只是松树。”她说。所有带沙土的花园里都种着高大的松树，让那些低调的房子免受夏日之苦，同时也让当地名声在外的空气更清新，更宜人。不过我察觉到的那股潜藏的刺鼻气味既不清新，也不像树脂。我女儿皱了皱鼻子。“你指的是不是那种很……粗俗的味道？”她说。

我笑了。她说得对。那的确是一种很粗俗的味道。

“Liguster。”她说。

Liguster……我还是不明白。当然，我听过这个词，但脑子里没有任何图像，没有任何解释能说明为什么它对于我有那种力量。“那是种灌木，”我女儿说，“很常见。你一定在公园里见过它。色彩很暗。总让我想到阴雨连绵的压抑的周日下午。”Liguster……我没有印象。而且，随着另一阵不知羞耻的气息在我们头顶盘旋召唤，我心中的一切都开始搅动、变幻。

Liguster……而且，它正在对我耳语着某个秘密，关于我头脑深处某件黑暗的、令人不安的事，某件我不愿意去想的事……我在半夜醒来，那个词一直困扰着我。Liguster……

等等。我女儿在告诉我那个词的时候，说的是英语吗？我查字典……不，她说的不是英语。当我找到这个词的英文解释时，我忍不住

又笑起来。当然如此！那么明显！我之所以笑，有部分原因是出于尴尬，因为一个职业译者不应该被这么简单的词难倒，另外，还因为我现在知道了那是什么，对于如此强烈的情感来说，它只能算是一个极度乏味而且不太恰当的提示。

如今所有的往事都回到我的脑海。从笑声开始。将近六十年前的一个夏日。我之前从没有想起过那一天，但现在她又出现在那里，我的朋友基思的母亲，出现在那消失已久的夏日绿荫里。她棕色的眼眸闪着亮光，她正因为基思所写的内容而笑得起劲。现在我知道了，我们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的那股味道是什么，所以我当然知道她为什么发笑。

随后笑声消失了。她满身尘土，坐在我面前，哭泣着，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或者该说些什么。那股甜蜜而诱人的刺鼻气味再次围绕在我们身边，不知不觉地潜入我的记忆最深处，在我的余生中伴随着我。

基思的母亲。她现在得有九十多岁了。或许已经去世。其他人还有多少在世的？他们中有多少人还记得？

基思他本人呢？他还会想起那个夏天发生的事吗？我估计他也已经去世了。

或许我是唯一还记得那些事的人。或者说，我也只记得一部分。对于许多事件的短暂回忆在我的脑海里杂乱无章，一闪而逝。一阵火花……一种羞耻感……某个看不见的人在咳嗽，又竭力不让别人听到……一个罐子上面盖着一块蕾丝布料，还缀着四颗蓝色的珠子……

还有，对了——我的朋友基思所说的那些话，后来的一切就是从那些话开始的。通常想要准确记得某人在半个世纪前所说的原话很难，但这些话很容易记住，因为只有几个词。确切地说，一共六个单词。这些话说的很随意，和大多数不经意间所做的评论一样，就像肥皂泡，

轻盈而又虚幻。但它们改变了一切。

就像言词平常所做的那样。

我突然有种感觉，觉得我想好好回忆这一切，现在我已经开始，在其中建立某种秩序，找出其中的联系。有些事从没有人做过解释。甚至没有人说起过。那是秘密。我想把那些事最终抖露出来。虽然现在我已经确定了我的躁动情绪的根源，但我发现在它背后依然有着某些没有解开的谜团。

我告诉孩子们，我要去伦敦待几天。

“我们和那儿有来往吗？”我的儿媳妇问，她做事总是条理清晰。

“可能是到‘记忆巷’吧。”我的儿子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当然都在说英语。他能感受到我的躁动不安。

“就是去那里，”我回答道，“拐角前的最后一栋房子，拐过去就是‘失忆巷’。”

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在追踪一种灌木，它每年夏季只开花几个星期，却破坏了我的安宁生活。

我当然不会告诉他们那种灌木的名字。我不想对自己提及那个名字。那太荒谬。

当我抵达目的地时，我发现一切依然如故，但一切又皆已改变。

我上次走下列车，抵达这个木结构的小车站已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但此刻我的双腿带着我前进，毫不费力，如同在梦中一般，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沿着车站通道的斜坡来到午后宁静而忙碌的主干道，先向左转到那排杂乱的小店铺，然后在邮筒那里再向左拐，来到那条悠长、笔直、熟悉的林荫道。主干道上到处都是繁琐的、新增设的交通设置。商店换了新名称，不再像以前那样把个人姓名放在里面，店铺的外观也大不一样。街道两旁，我记忆中那些瘦弱的杏树幼苗，现在已经长成了睿智而又威严的大树。当我再次转过拐角，就离开了林荫道来到巷子……

它就在那里，一如既往。依然是那条古老、宁静、温柔但又略显乏味的普通小巷。

我站在拐角，看着它的样子，倾听它的声音，呼吸它的味道。在多年之后重回故地，我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感动，还是漠然。

我缓缓地走向巷子尽头，那里有片小小的空地供车辆掉头。记忆中的十四栋房子一点没变，它们安静地享受着煦暖乏味的夏日午后，和以前一模一样。我缓缓地走回拐角。全都在这里，和以前一模一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令人吃惊。我并不冀望有任何变化。但是，五十年过去了……

不过，随着最初的熟悉感觉慢慢消退，我开始发现并非所有的事物都一如既往。这里已经彻底改变。房子变得更整齐，但也变得更有趣，它们各自的建筑风格一定程度上被新建的门廊、路灯和附加的木料同化，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我记得以前每栋房子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和其它房子完全不同；同样，房子的主人也各有特色。在玫瑰、忍冬、酸橙或醉鱼草的屏蔽下，每栋房子都是一个谜团。现在那些茂盛的植物几乎都消失了，取代它们的是停车位和那些车辆。更多的车安静地排列在路边。曾经的十四个独立王国已经联合起来，变成了一个带花园的市政停车场。所有的谜团都已破解。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常青植物国际通行的高雅气息。但那种吸引我来到这里的味道，那种狂野却又不大体面的味道，即使在这个六月下旬的日子也没有任何踪迹。

我抬头望向天空，那是每片土地和城镇代代相传、世纪相延的特征。如今甚至连天空也变了。曾几何时，英雄的飞机尾气在天空纵横交错，书写着战争的印记。探照灯将光臂伸向夜空，从天而降的闪光弹画出五彩缤纷的巨型宫殿。现在甚至连天空也变得平淡无奇。

我在拐角处再次犹豫。我开始觉得自己很傻。难道我大老远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在这段路上来回走一趟，然后闻一闻柏树篱笆的味道？但是，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事可做，或者说，还能有其它什么感受。我已经来到计划的终点。

随即我发现周围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仿佛过往的场景正凭空再生。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变化的原因。是某种声音——一列看不见的列车所发出的声音，起初低沉而遥远，紧接着突然变得清晰，因为在巷子顶头的房子背后有片高地，当列车从穿山隧道的洞口出来时，

声音就会变化。二十分钟前，我所乘坐的列车同样如此。街道左侧的房子背后是没有遮拦的路堤，列车就沿着路堤前进，随后经过一座桥，慢慢驶向远处的车站。

随着这一系列熟悉的声音慢慢传来，整个巷子的面貌在我的眼前发生了变化。拐角左边的房子（此刻我就站在它的外面）变成了谢尔顿家，对面的房子成了哈迪蒙特家。我开始听到其它声音。在高高的山毛榉树篱（这些树现在消失了）背后，看不见人影的谢尔顿先生挥动着手中的大剪刀，不断发出咔嚓声。在修剪齐整的酸橙（这些树现在还在）背后，哈迪蒙特家那几个脸色苍白的孩子正在阴暗的房间里不断练习着音阶。我知道，如果我转过头去，我会看到在街的远端吉斯特家的双胞胎正一起玩着一个复杂的跳绳游戏，她们一模一样的辫子一模一样地蹦跳着……在艾弗里家的车道上，查理与戴夫满身油腻，身边是拆开后的三轮车零部件……

当然现在我正在注视的是哈迪蒙特家隔壁的2号房。现在连这套房子看起来都和其它房子差不多，虽然它有个特点：它和3号房连在一起——巷子里唯一共用一堵墙的两套房子。它看起来有了个名字，叫温特沃斯。我以前住在里面的时候，它只有数字编号，甚至连数字都算不上，因为门柱上的标牌被人抹上了杂酚油。虽然它换了崭新的名字，墙面刚刚刷白，并且在前面的花园采用铺路石和冷色调的地被植物来达成一种严格的控制，但它依然有令人尴尬的地方。在干净平整的地被植物底下，我能大致看清以前留下的破裂的、有水印的灰色地面。在沉重的石板缝隙间钻出一些阴魂不散的不知名灌木，我父亲从来没有照看过它们。此外，还能看到草坪中间有小块光秃秃的空地。和我们连在一起的邻居让我们家显得更让人羞愧，隔壁的房子比我们的还要破旧，因为品彻家的花园就是个垃圾场，堆放着被雨淋得变形

的废旧家具，还有品彻先生从公司偷偷拿回家的木材和金属的边角料。至少这条街的每个人都这样认为。现在我回想起来，或许只是因为他的名字。^①无论如何，品彻一家在巷子里不受欢迎——甚至比我的家庭还不受待见，而我们两家住房之间的联系使得我家随着他家一起变得地位低下。

这是我现在回想时的看法。但在他当时的年龄，他是这么看的吗？我指的是那个笨拙的男孩，他家的房子凌乱不堪，旁边分别是哈迪蒙特家和品彻家——他叫斯蒂芬·惠特雷，长着一对招风耳，上身的法兰绒校服衬衣太短，下身的法兰绒校服短裤又太长，于是衬衣就垂在短裤的外面。我看到他从歪曲变形的前门出来，一边还往嘴里塞着茶点心。关于他的一切都呈现为多重灰色调的影像——包括他的松紧带，像老式草帽的缎边一样带有花纹，用一个弯成S形的金属蛇状搭扣系住。带子上的花纹有两种灰色调，因为他整个人完全是黑白的，而他之所以是黑白的，是因为这是现在我对他的回忆，我的印象来自家里保存的那些黑白快照，之前我告诉我的孙辈那就是我，他们都笑起来，不相信我的话。我和他们一样，也觉得难以置信。如果没有这些照片，我根本想不起来斯蒂芬·惠特雷长什么样；如果没有照片背后的名字，我甚至都不会去想他和我之间有什么关联。

虽然，我现在依旧能够感受到，手指滑过蛇形搭扣的锯齿银鳞时那种美妙的感觉。

斯蒂芬·惠特雷……或者就叫斯蒂芬……在他的成绩单上，写的是S.J.惠特雷；在教室里或操场上，别人就喊他惠特雷。奇怪的名字。现在当我注视着他的时候，觉得这些名字似乎都不适合他。他转过身，

^① 英语中 pinch 一词有“偷拿”的含义，而品彻先生的姓 (Pincher) 在形式上像是 pinch 一词加上表示人的后缀 -er，所以叙事者才会说他的名字让人联想到他偷拿公物。

在用力关上门之前，他塞满食物的嘴嘟囔着骂人的话，因为他又一次被可恶的哥哥嘲笑了。他脚上的网球鞋肮脏不堪，其中一只的鞋带还散开了；他穿着高帮的灰色袜子，其中一只沿着他的腿滑落下来，像六角手风琴中间厚厚的褶皱；他的上衣很不合身，底下的吊袜带没系好，我现在依然能够感受到，指端传来的那种松松垮垮的感觉，和松紧带的蛇鳞触感一样清晰。

在他那个年纪，他是否知道他自己在街上的名声？——他清楚得很，虽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知道这一点。在他内心深处，他明白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有些不对劲，他知道这些事不会发生在吉斯特家扎辫子的女孩子身上，也不会发生在艾弗里家满身油腻的男孩子身上，永远不会。

他不用去开大门，因为门已经敞开着，顶部的铰链生锈坏掉了。我知道他去哪里。他不会穿过马路去找对面的诺曼·斯科特，其实要不是他的弟弟艾迪，诺曼本人还是挺好的。艾迪有点不正常——他总是游荡在你的周围，流着口水傻笑着想触摸你。他也不会去艾弗里家或吉斯特家。当然也不会去找芭芭拉·贝里尔，她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狡猾，不可靠。而且他的哥哥杰夫已经抹上发油，在暮色中抽着烟陪着芭芭拉的姐姐迪尔德丽闲逛，这样一来他就更加讨厌芭芭拉。贝里尔姐妹的父亲参军不在家，每个人都说她们俩正变得肆无忌惮。

斯蒂芬已经开始穿马路，我就知道他会这么做。他十分专注，甚至都没有扭头去查看来往车辆——不过在战争期间，除了偶尔经过的自行车和缓缓行进的装着牛奶和面包的平板马车，路上也不会有什么车辆。他走得很慢，嘴微微张开，整个人迷失在某种模糊的白日梦里。现在当我看着他时，我有什么感受？最主要的，我想，是一种渴望，想要抓住他的肩膀，拼命摇他，让他快醒过来，不要再这么……这么

让人觉得不满。我记得，我不是第一个有这种渴望的人。

我跟着他经过屈温尼克，那是栋神秘的房子，总是把遮光窗帘拉下来，北面阴冷的杉树林背后是败落的花园。不过屈温尼克并不像我们家和品彻家那样令人感到羞愧；它的阴郁内敛反而有种邪恶的诱惑。没人知道住在里面的是哪家人，甚至都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住在里面。他们脸色黝黑，衣服也是黑色的。他们在夜间出没，到了白天就把遮光窗帘放下来。

他要去的是隔壁的那栋叫做肖勒东的房子。那是巷子里的9号房，海沃德家。他打开铰链润滑良好的白色小门，走了进去，小心地把门关上。他沿着齐整的红砖小路，蜿蜒穿过玫瑰花丛，来到沉重的橡木前门，提起熟铁门环。两声彬彬有礼的敲击，不会太响，结实的橡木把声音消掉了。

我等在门外，悄悄地打量这栋房子。它的变化比大多数房子都少。纯正的红砖依旧棱角分明，窗框、山墙和车库门等处的木工白漆完好无损，和过去海沃德先生亲自粉刷的一模一样，那时他穿着白色的长罩衫，和他的油漆活一样干净，他吹着口哨，吹啊吹，从早干到晚。红砖小路依旧打弯穿过玫瑰花丛，路的边缘和过去一样齐整。前门依然是不刷油漆的橡木，依然镶嵌着一小扇菱形的窗户，玻璃可以旋转打开。门边的铜牌有明显的岁月痕迹，上面不太显眼的名字依然是肖勒东。过去的时光在这里保存下来，完好无缺。

斯蒂芬等在前门外。现在，他察觉到他在外表上的问题。太迟了。他拉起松垮的袜子，又弯腰去系网球鞋。但门已经开了一两英尺，一个和斯蒂芬年纪相仿的男孩站在那里，背后是黑漆漆的房子。他也穿着灰色的法兰绒衬衣和灰色的法兰绒短裤。但他的衬衣并不嫌短，他的短裤也不嫌长。他的灰色袜子整整齐齐地拉到膝盖下方一英寸半的